本館開設北京正陽門外楊梅竹斜街中間路北

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大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陰歷歲次癸丑年四月十七日

群強報

本報出版第三百四十七號（星期四）

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

今日另有附張隨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報價目▶

（京師）零售每份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illegible]三十三枚（外埠）凡一個月 [illegible]

◀各代派處▶

（北京）鉄老鸛廟各家京報 海甸文海派報處 地安門外鼓樓東義慶齋 [illegible] 西城宮門口西 [illegible] 新豐市揚乾益生（外埠）天津本報分售處 鄉祠南梁子亭 李茂林 通州合記 保定公興報房 張家口 天利報房 奉天順天 吉林黃友琴 黑龍江 醒華振興 華民日報

通電諸君注意

本館新安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特此廣布

三慶園

（陰歷癸丑四月十七）

（白天准演太平和班）

李翠仙 金鳳仙（辛安驛）

陳綠賢 李贊奎（滑油山）

王五仙 （小）達子 楊翠鳳 ◀盧華云▶ 算粮登殿

曹秀山 小艷芳（黃金台）

小紅寶 一斗紅（奇寃報）

（金）鳳仙 楊翠鳳（鐧美案）

（梁）雨樓 鄭翠紅（托兆碰碑）

（于）小霞 韓三孝峰（三娘教子）

（孫）一清 小金翠 ◀玉堂春▶

廣和樓

（正陽門外）（肉市路東）

（白天早演）四月十七（鴻慶班）

（韋）久峯 孫喜云（打金枝）

（周）瑞安 張春山（花蝴蝶）

李順亭 曹世亭（下河東）

（姚）佩秋 德珺如（馬上緣）

（傅）少山 小永春（黃金台）

（九）陣風 閻蘭庭（娘子軍）

（劉）鴻升 金秀山（奇寃報）

（龔）雲甫 梅榮齋（罵曹）

（陳）文啓 朱幼芬（孝義節）

福壽堂

癸丑四月十七

全班白天准演

（李）翠芬 小艷芬（絨花計）

（小）玉恒 ◀打登州▶

（賈）翠英（全本錯中錯）

（蘇）彩霞（掃雪）

（金）缸鑽 明月珍（桑園會）

（杜）云紅 小[illegible]（斬[illegible]）

（張）金紅 杜云紅（三世修）

（小）翠英 小艷芬（[illegible]搖會）

感謝良醫

敝人於四月初號忽生背疽（俗名□背）勢甚危險經衆醫士調治無效後經□□石鏡波介紹西長安街中和醫院孫先生溶溪醫治毫無疼痛不數日如失重負雖華陀復生無以過也恩同再造無 [illegible]

外天橋迤東北城設在德勝門內菓子市大街暫設事務所於北新橋迤西路南大門凡關於本公司交接事件務請於每日午刻十二點鐘至下午五點鐘來所接洽可也特此通告（七十）

●演說●

南方反抗中央之眞相

陸瘦郎

南省謀反抗中央　現在已發見爲事實　實則最初之目的　本不過欲恐嚇政府　藉是以行其政黨內閣之政策而已　蓋國民黨爲民國唯一之大黨　黨中分子本極複雜　大端區分之可分爲二種　一種爲驕子革命時之著有功績者也　一種爲暴徒　所謂暴烈分子是也　此兩種黨員皆不能不設法安置　欲安置之　其非手握有政權不可　故國民黨亟亟所營求者　惟在於政黨內閣　自政黨內閣政策不見用於現政府　其黨中重要分子　時時不忘此事　每欲借題發揮　以求達其目的　恰有宋案發見　於是藉此誣陷政府　謂袁趙與此案有密切之關係　聲稱組織特別法庭　要求趙總理到案　其實國民黨之眞正目的　在於推翻政府　取得政黨內閣　假令政府當時允許國民黨出來組織政黨內閣　則所有誣陷之罪名　均可化爲無有　政府亦知國民黨目的之所在　并有人從中運動調停　無奈袁總統亦一强硬到底之人　必不肯輸此一口氣　南省見此計不行　既無轉圜之方法　又無下台之地位　於是愈激愈烈　愈演愈奇　始而不過口誅筆伐　繼而黨中一般暴徒　遂四出運動獨立　南北之意見日深　現政府見南省消息日惡　暗中亦有預備　其所預備者　不若傳言之甚也　南省見北軍已有預備　其傳來北軍預備之消息　言甚於事實十倍　於是中心恐懼　時時恐北軍之南下　自己無兵無餉　束手被擒　最初之目的　不過欲恐嚇政府者　至是乃不能不眞正爲之預備　此時南省實有獨立之心　其所以出於此者　亦係迫於不得已挺而走險之下策　非眞正敢反抗政府也　反心既決　遂發緊急戒令　在上海開高等軍事會議　當時柏文蔚李烈鈞等　凡手握兵權之人　均躬自蒞會　其不能蒞會者　亦派代表前往　會議結果　一無兵餉可以禦敵　二無名目可以號召　其黨中有軍事上之知識者　皆知衆寡不敵　多半不贊成此舉　不敢輕於發難

其一般暴烈分子　若何海鳴戴天仇等　皆不過靑年喜事　文弱書生　手不能執戈　釀亂有餘　禦侮不足　故會議數次　迄無眞正結果　繼則穩健派之軍官　或託病不往　或避離上海　其眞正執迷不悔之人　都督中惟有李烈鈞及柏文蔚二人　胡漢民在國民黨中關係太深　亦思反抗　惟廣東軍隊多在龍濟光及陳炯明二人之手　刻下龍濟光之軍隊　雖調回廣西　其軍隊上之勢力仍不少殺　龍爲民主黨人　陳與胡爲反對　二人均不爲胡所用　胡遂不能出一兵一矢　其能力不過在口頭上　與何海鳴戴天仇輩相等　以此有限之兵力　欲與北軍衝鋒對壘　是眞所謂螳臂當車　鄒人敵楚　雖愚者亦知其不可

所以會議日久　反抗之聲愈高　反抗之實力愈弱　北兵之防範愈嚴　一時所謂元勳偉人叛徒亂黨　日日籌兵籌餉　食不安睡不穩　常處此荆天棘地之中　欲求一下台之法而不可得矣　反抗之實力愈弱　內中之醜態　逐盡爲人所窺破　人心愈不趨附　元勳偉人知宋案不成一問題不足以激動人心　時則恰有借款告成　政府借款之手續不完備　於是改易方針　雙管齊下　假黃上將之名義　反對借欵以爲此問題之名目　遠勝於宋案巨倍　然宋案爲法律上問題　與商民本不相涉　故召其百端反對　商民亦不知其是非曲直　迨自反對借欵此問題與商民有密切之關係　於是反對之說尚未公然宣布而反對　反對借疑者　各省商民一呼百應　人心對於伊等乃眞瓦解矣　南省之兵力既不足以當北軍之一擊　人心又爲之瓦解　戰既不能　罷又不可　當此思力既窮之際　不得已乃出於下下之策　拿出從前革命以前之手段　欲施之於今日　則北方之暗殺隊炸彈匭是也　此等舉動　本出於窮極無聊然在南省計畫之中　尚屬第一等之實力　蓋其能力僅及於此　此尚屬實行之一種也　除此之外　則其最毒之計策　據外間喧傳　又有運動北方暴徒　乘機竊發　再演出去歲正月北京故事　北省內有變故　自顧不暇　俟此時期徐圖獨立　捨此之外別無他策也　南省之反抗始而不過恐嚇　由恐嚇而變爲事實上之預備　預備之不妥　亟求一下台之法　而不能　殆至最後一般元勳偉人　誠恐一旦眞成爲一種事實不過徒取消其元勳偉人資格　暗中又四處設法阻止　勿使先發以免於難　然亂暴分子平素本來自由行動　此時大有不肯用命之勢　近日所謂偉人政策　終日阻止本黨　勿使發動如是而已　南省反抗之眞相　大致如斯

◎國事要聞◎

說合人已然到京◎王芝祥本國民黨重要人物　與袁派亦通聲氣　殆諺所謂脚踏两頭船之人是也　此刻見南北之惡感益深　南方亂黨急求下台　大總統亦不願兵連禍結　致惹外人干涉　王芝祥以爲時機已至　自任調停　特於前二十號晚　隨帶隨員章勤士等來京　昨日進謁大總統　報告南省情事極詳　王之口吻亦甚不以亂黨爲然　不過代爲乞恩而已

梁任公復岑章電◎岑春萱章太炎章士釗三人　現在已由申先後至鄂　請黎副總統出而調停　並請約張謇湯壽潛李經羲一同擔任此事　蓋皆黃克強力求下台　請來說合之客人也　昨又由岑章章三人電致梁任公　請即日赴鄂商議此事　任公復電如下　武昌岑雲階章太炎章行嚴先生鑒　巧電敬悉　羣賢舉懷大局　纓冠圖救　豈勝感佩　牽於賤事　未能南下就教　歉甚　偉畫乞隨時見示　當竭棉薄作桴鼓應也　梁啟超寄

□□氣□周發年
本號創設以來二十餘年運售中外綢緞布疋雜貨以價廉物美蒙〇各界[illegible]由去歲發行[illegible]號二十年開幕之紀念將各貨特別減出價售及

[illegible]宅請看面議

亂黨最近之計畫◉南省亂黨最初之舉動 本以上海租界為根據地 自領事團維持地方秩序 指黃興等為亂黨 不准在租界內任意行動 黃興現在確已離開上海 離滬後其行蹤極為詭密 有謂在江西者 有謂已赴香港者 又有謂藏於南京某處者 總之黃之蹤跡確已離滬 其倡亂之心益急 蓋黃之取消上將後 人心久不趨附 聲望為之大減 倘不及時為亂 倡其羽翼 使不得不從之為亂 則久而久之 黨羽益孤 將永無獨立之一日矣 聞其最近舉動 遣人運動江蘇陸軍師長冷遹章梓章駕時等 先據南京以為根據 然後徐圖進取 屢次勸說程雪樓 並許以總統位置 程不為動 近日無可如何 逼程引退 否則以炸彈相贈 至於南京佔據後 先行成立政府 舉孫文為總統 自任為陸軍長 參謀長為鈕永建 內閣總理為唐紹儀 財政長為居正 司法長為王寵惠 初本運動伍廷芳任司法 伍不允 故改為王寵惠 又前次遣人運動張勳 張不為動 又一面遣人往大連運動肅親王善耆 許以重酬 約定互相臂助 肅之答民國待遇皇室極為優厚 予之不能反京者 實因私累太重 行動已失其自由 外間所稱為犯宗社黨之嫌疑 實屬他人假冒 余實無此事實 並亦無此能力 所約之事敬謝不敏

皖省軍事之內容◉南省倡亂之中 皖督柏文蔚亦一重要分子 然柏之為人與李烈鈞異 到處慣用手段 動作極其精巧 當上海未開軍事會議之前 見南省氣燄頗盛 決意反抗中央 自到滬後與亂黨盤桓多日 悉其內容 頗懼一日失敗 自己無容身之地 故外面雖與亂黨虛與委蛇 暗中遣人赴中央告密 洗刷自己 並未與謀 觀其用意 是殆處於中立地位 徐察南北勢力之消長 隨機轉移耳 至其軍隊上人 師長胡萬太 參謀長丁緒餘 及第一旅長顧琢塘 均不贊成亂黨舉動 不肯助紂為虐者 胡丁顧三人 在皖省軍隊上皆占有絕大勢力 三人之心旣內向 柏文蔚對於三人 雖處處防閑 亦不敢公然撤換 恐其釀生他變 聞近日柏文蔚又續派人出發 一方面派人赴滬與黃克強等密計 一方面又派段志超赴京 為見好於中央 故有謂柏督為人外剛而內柔 可謂定論 至最近消息 尤有駭人聽聞者 倪嗣冲電致政府云 皖省近日新派軍隊一團 駐紮蒙城縣 現有派往宿境勦辦土匪兵隊 事竣回潁 路經毀縣 皖軍堅阻不許入城 請電皖督速飭該軍勿阻 免生衝突云 嗚呼栢督部下舉動如此 亦可異矣

◉本京新聞◉

取締偽電◉昨得總統府消息 總統以近日南北意見 實係傳聞失實 使一般誤聽浮言者 轉相傳播 釀成杯弓蛇影 種種恐惶現象 亟宜嚴行取締 以保治安 前日特諭交通部 此後凡有關於新聞電報 如果屬實 自應照常通電 若近於鼓惑 一律停止 交通部已於昨日通知各電報局照辦

呈請恤金◎前清禁衛軍統領良弼 反對共和 為彭家珍炸死 死後家境蕭條 無以為活 良弼生前故與廉泉友善 近廉之夫人吳芝瑛女士 特為代呈陸軍部請求撫恤 其詞甚哀 今錄如下 具呈人女子良慰男 年六歲 住天津東門外壽街 蓋優待之恩既溥於全族 而褒忠之典 豈遺於勝朝 女父良弼 以皇室懿親 密寄心腹 不能為民國之佐命 亦其分也 至若慰男既沐五族之化 早定共和之籍 如有欲挫民國之一毫者 慰男義貞半死 分亦如此 故慘念先父 得摧腸裂腹之穪 未受義士忠臣之旌 雖兵戎方會 懼涉嫌疑 豈禮攣既成 猶分仇敵耶 慰男用敢胃死 叩求大部 詳加徵訪 羅列女父殉義之狀 丨告大總統 準古今中外之通義 加以旌揚 俾女父之忠節得彰於後世 亦為我民國愛國者勸焉 抑女子更有請者 先父報國以忠 臨財不荷 毀家而殞 至無以為殮 遺女外祖母 先父奉若母者 年老癃病 女子姊妹三人 零丁幼弱 家徒四壁 老幼相對 先父在世之至交 皆已裹足 故女等之生死 尚危若朝露 罰前年度支部 曾備郵金若干 以為遺息之贍養 其案移交財政部者有日 女子幼稚 前此不知所措詞 未敢求領 今迫於困乏 故欲大部並咨財政部 俾先領該款 得稍延溝壑 則殁存誌感矣 惶悚不能擇言 鵠望迅賜掛示 實為公便 謹呈

詳詰要案◎本報十四號登有果子巷吳某完婚 被營務處指獲一節 現經營務處訊問 吳姓係天津人 送女至京與戴某完婚 攜有行李多件 同行有周姑娘到京 先赴三里河戴家 院內共住三家 皆戴姓（一係戴姓之叔名鴻綸） 後院住一戴姓孀婦 周姑娘將衣箱寄於伊屋 托故他出 吳姓由三里河移行李至堂子胡同戴宅新親戚處 營有偵探暗隨 至次早拘獲 搜其行李 並無危險物 復派，警赴三里河戴姓門首暗探 鴻綸因族姪被拿 又見門有軍警多人 當詢其家人 此地有人寄物否 詢至後院寡婦戴周氏 稱昨有周姑娘寄衣箱一支 戴某令其打開 寡婦姑尚不肯 後啟視後 見棉花中藏有炸彈丨枚 當及自首 經巡警解至執法處 始將吳戴釋放 現聞天津已將周姑娘拿獲 被補時尚口銜雪茄煙 談笑自若 聞已於昨早在天津槍斃

◎譻聲諺語◎（瘦郎）

京師警察廳 新出一個命令 不准本廳人冶遊 可是發命令的這一天 就見某秘書在胡同裏來往 這叫你說你的 我幹我的

黃克強等恐嚇政府 欲取得政黨內閣 於是四處運動 始而藉宋案為口實 繼則因借款而反對政府 處處敷衍 卒至釀成今日南北之現象 這叫蒼蠅葯不死人 也要惡嫌你

此次南省謀反抗中央 國民黨中少數分子 實為原動力 至於北省大多數之黨員 多半不與聞其事 然因此少數之激烈分子 凡國民黨黨員 無不受其影響 這叫好人帶着三分病

時評

前日衆議院開會 李議員國珍屹立台上 至一刻鐘之久 發言五次 均以反對黨之議員故意鼓噪 使之不得盡言 每發言一次 即鼓噪一次 有擊案者頓足者 奮臂攘袖 而勢將用武者 議長無法制止 遂宜告散會

此種現像 恍如置身從前村塾衆頑劣學徒數十輩 其師厲聲一喝 即誦聲大作 震耳欲聾 使人之頭涔涔然 又如滋戲園觀名伶演劇 台上愈唱愈高 則台下喝采之聲愈烈 同時並作 使人不得聞其尾聲至以爲恨 不圖莊嚴之國會 而亦成如此奇觀 夫復何言

游戲文章

●墨盒爲兵賦

夫何幺麼之一物 狀若圓而若方 浴中山之毛穎 有絲綸之潜藏 挾斷金之利 遑有慾之剛 入武庫 棄文房 而一旦龍戰於議院 其血玄而不黃 上蓋下器 覆天載地 豈曰白戰 直以墨戲 墮女媧之石 落鶯子之花 手中掠燕 頂上分瓜 聚一邱之貉 喧兩部之蛙 如鼎斯沸 有鼓皆撾 自好者驚竄 喜弄者助譁 訇訇錚錚 伊伊呀呀 叫罵宗祖 號哭娘爺 乃騰笑於賓從 更何言乎國家 吁嗟乎 昔之墨盒 卷摺之光 今之墨盒 軍械之良 類銃丸而稍巨 等砲彈而非長 佐匹夫以逞怒 歎奇勇之莫當 近南北分搆怨 且用汝於疆場 然武士莫聞之而色沮 洪述祖對之而心傷 蓋燬宋正苦無勳位 而擊陳已可獲嘉禾之章矣 豈不足發一噱也哉

諧談

●手梏脚鐐之妙用

軍政執法處逮捕參議員謝持 遽加以手梏脚鐐 人多謂軍政執法處違法 予謂違法誠無可辨護 惟此二種刑具 施之於今日國會中人亦頗適用 不過當分別辦理耳

拍掌擂案 戟指罵人 拋墨盒打議長 此衆議員手之行動 用足蹋議員 參議院速記長脚之行動也 若以手梏加之衆議員 脚鐐加之速記科長 則兩院內可安靜 設有風波也總好些

信口一聊

▲風雲驟起 波浪迭生 今日之民國現像是

▲爭執瑣碎 不顧重要 今日之民國議員是

▲盲人瞎馬 夜臨深池 今日之民國前途是

▲奉迎長官 媚如蕩婦 今日之民國官吏是

▲醉生夢死 無識無知 今日之民國人民是

▲言論自由 責人直筆 今日之民國報社是